

携故乡以赴千里

李沫霖

时隔三年,终于可以踏上回乡过年的归途。吉林省松原市,我的家乡。

刚出站,远远就看到父母的身影。父亲抢着接过我的行李,母亲笑盈盈地挽着我,念叨着:“终于回来啦。”是啊,这一句“终于”道出了多少游子的心声和千万父母的念想。

按照惯例,我们家年前是要去查干湖买鱼的。鱼肉青椒馅的饺子更是我们家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,蘸着海鲜酱油、吃着海鲜味的饺子,唇齿之间仿佛在诉说着我们内陆的海洋故事。儿时记忆中夏日的查干湖总是波光点点、碧波粼粼,冬天则是银装素裹、晶莹剔透。湖边的小路是每次买鱼、游玩的必经之路,那时候总爱约着小伙伴到湖边玩水捡石头抓蝌蚪,冬天则是在上面滑冰、打冰猴、滑爬犁,玩到天黑都不想回家,是查干湖哺育着我们这些松原的孩子茁壮成长。早在辽金时期,查干湖冬捕就享有盛名,2008年更是被国务院批准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优秀的水质使这里的鱼肉鲜嫩肥美,在北方“冷水”的滋养下,这里的鱼肉更具口感、更有鲜味。

大年三十,我们回到乡下,那个我成长的地方。老屋院子里摆满了柴火和冻粮,门前的台阶还是旧模样。小小的一座房,红砖青瓦,成半包围姿态展开。午饭是吃传统的“杀猪菜”,早上叔叔们就开始忙碌起来,灌血肠、炖肘子,每次想着只有家里能吃到的地道东北杀猪菜都会直流口水。几个婶子在厨房来回穿梭着,三婶忙着往饺子里塞硬币,吃到的寓意新的一年红红火火,二婶笑逐颜开地说,“多塞几个,吃着的今年都发财!”

晚饭过后,我也“聊发少年狂”和我的小侄子侄女们一起放烟花,玩上了网红“加特林”。刹那间,烟花绽放,爆竹声响,五彩纷呈。看着夜空里满眼绚烂,小孩们在院子里欢欣雀跃,嬉笑打闹,依稀记得这场景也曾出现在我的梦里。在梦里,有夜夜流光的皎月,有林间的柔软微风,有田间的漫天星河,有温润的小酒清茶,有家乡的烟火气息,万家笑颜展。

春节假期接近尾声,准备离乡返回工作岗位。母亲怕我吃不惯外面的饭菜,还是一如既往地用罐头瓶子给我装上满满一瓶她自己腌制的咸菜,给我背包塞得满满当当才罢休。到高铁站,和父母短暂寒暄后我慢慢离开。我回想着,求学期间,告别的最后一句总是“好好读书,以后做一个有用的人”,毕业后变成了现在“在外面安心工作,多干点事情”。看着父母伫立在原地,远远地挥动着双手与我告别,我努力保持着微笑,复杂情绪难以言说。

回到家中,收拾行李时,果然发现书包侧边又有母亲悄悄塞的零钱。这是她的老习惯了,也是我们母子之间的“默契”。母亲很少用微信支付,也“固执”地认为我远行的路上肯定零钱不够。

“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”。小时候,总数着日子盼望着长大,希望有朝一日能闯荡一番,放肆追逐梦想,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。如今,才发现曾经想逃离的“半亩方塘”,正是心底的星辰大海,春和景明间,已是携故乡以赴千里。

飘人情怀



在我的记忆中,母亲只掉过两次眼泪,一次伤心,一次高兴。

初一时,我的顽劣常使老师大为恼火。那时的我不认真听讲,甚至不完成作业,母亲便成了老师办公室的“常客”。同学们见到我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你妈妈在办公室。”对此,青春叛逆期的我不以为然,表面漫不经心地答应一声,内心则盘算着待会到老师那儿要如何“诚恳”地承认错误。对于我的母亲,我从不担心她

母亲的泪

温传宝

会对我进行多么严厉的训斥,最多就是说“要听老师的话啊”“去上课吧”,或者不轻不重地数落两句,随后便默默地走出校门。

那年冬天,也许是想寻求一下“刺激”,我上午逃了半天学。不料,事情败露,我被老师找到办公室狠批了一通,未了,让我立刻给母亲打电话。

我拿起话筒,流畅地拨通了母亲办公室的电话:“妈,老师叫你马上来一趟。”我毫不在意地说道。“为什么?”

母亲问:“逃学!”现在回忆,我非常诧异,我竟然那么理直气壮地说出了那个不光彩的词。电话那头一阵沉默,良久,话筒里艰难地挤出“我马上就来”几个字。

长春的冬天是寒冷的,尤其在起风的时候。一个小时过去了,当母亲从办公室走出来时,我已在外边冻得直哆嗦了。母亲走到我眼前,盯着我的眼睛,我不禁打了个冷战。

母亲眼中满是失望的神情,比冰还冷。她的脸红红的,不知是冻的,还是憋的。脸部僵硬的肌肉,牵着她未老先衰的皮肤,干裂的嘴唇间发出一串湿湿的声音:“去上课吧,好好听老师的话……”

也许是风太大,母亲的声音微微颤抖;也许是天太冷,母亲的话显得有气无力。

她慢慢转过身,就在那一瞬间,我仿佛看见什么东西在她通红的脸庞上

下辈子还做您的女儿

马艳



光阴荏苒,岁月如梭,转眼父亲故去十年了,那些淹没在岁月日常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。

父亲很重视家庭教育,给子女正确的指导和引领。他一头花白浓密的头发,一双有神慈祥的眼睛,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坎里。

小时候的我经常感冒,奇怪的是,每次还都在父亲开工资的前后生病,只要父亲给我买一瓶山楂罐头吃,烧就退了,病就好了。所以,我一生病,父亲总会和蔼又温情地询问是不是馋罐头吃了?我过生日那天正是父亲开工资的日子,总能吃到好吃的,父亲说我有福。我们兄妹俩,父亲最疼我,现在想想我们父女有多深的缘分啊。

我上幼儿园,都是父亲用他的二八自行车接送我。母亲忙着工作又持家还要照顾我们仨,每天给我梳辫子时都叨叨咕咕,还拽得我头皮疼,几次要把头发剪短都被父亲拦下来。后来就是父亲给我编小辫儿,虽然编的是反辫子,但我觉得很幸福。

父亲教我骑自行车这件事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那是小学四年级,我对父亲说想学骑自行车,父亲说:“骑自行车也是锻炼身体,但要注意安全。”我点点头,一脸稚气地保证了。父亲的二八加重自行车,有大梁,车身很重,不像现在的自行车,斜梁轻便容易学。父亲先是给我讲了学车的几个步骤,一遛、二掏、三上梁,眼睛要直视前方,手把稳车把。就这样,我每天写完作业就去练习骑车。刚开始学也摔了几次,主要原因是害怕,父亲便鼓励我说:“只要把稳车把,别的都不是难事。”有父亲陪着,我心里有了底儿,胆子也慢慢大了些,先是助跑,脚站在车杠子上滑一段距离,随着技巧和平衡的掌握,滑的时间长了一些。

父亲给我讲了第二阶段的要领——右手扶大梁,腋窝夹住车座,左手扶车把,脚在自行车三角架的位置骑车,自行车往外倾斜,身体掌握平衡。父亲工作忙,不能经常陪我,此后我每天放学后,都按照父亲讲的方法练习。若是掌握不好就是各种摔,要么摔倒在车子上,要么被车子压在下面。那段时间,我的胳膊和腿上经常受伤,旧伤没好又添新伤,好像越摔胆子也越大,进步也越快。一天,我自以为对车子驾轻就熟了,猛蹬几下,速度很快,结果前车轮碾到一块小石头,车身随即一晃,瞬间跳下车,眼看着自行车倾斜着向前冲,咣当一声倒在地上,还夹杂着车圈震动的嗡嗡声。我很心疼,赶紧跑过去把车扶起来,一看,两个脚蹬子断了,其中一个脚蹬子在车身不远处,另一个在车身下面。看着车子支离破碎的样子,我吓坏了,回到家胆战心惊地跟妈妈说把车子弄坏的情况,妈妈生气地骂了我一顿。我连吓又挨骂,委屈地哭了,在一个角落里傻傻地等着父亲回来处理。

父亲下班回来,妈妈先是告了我一状,父亲看看我说:“闺女摔着没?”我眼泪汪汪地摇摇头,父亲笑了:“没摔着你就行,车子摔坏了可以修。”听了父亲的话,我揪着的心一下子舒展开,眼泪成双成对地流下来,那是害怕、紧张、委屈后的释放。有父亲做我的靠山,我底气十足,车技大增,很快上大梁了,骑得又快又稳。一段时间后,我能坐在车座上骑了,由于身高不够,就半圈半圈地蹬。骑在自行车上的我,威风八面,快乐无比。当微风拂面,就像父亲的笑容一样,让我深感温暖和幸福。

父亲教我学习骑自行车,是我童年成长的重要经历。其实不论学什么,打好基础很重要,有了好的基础,接下来的一切才能更得心应手,前面的路才有可能更好走。年岁越长,体会越深,无论做什么事,都要有坚持不懈和不放弃的精神。

感谢父亲对我的疼爱,如有下辈子,还做您的女儿。

暖阳

王林峰

所适从的模样。最后还是老板帮她们挑选了一块牛腩,称重后报价,老板给抹去了零头。小姑娘一边装肉一边感谢道:“谢谢老板!这是我们第一次买菜买肉。寻思过年了让爸

妈歇歇,我俩给他们做顿饭。”“哈哈,早知道这样,就给你们多抹点零啦!”老板笑着答道,听得我心里不觉泛起一阵暖意。

轮到我了,我一边把肉卷递给

老板,一边搭讪道:“老板辛苦啦!初三就营业了?”“哎呀大哥,一天也没休呀。过年人多不是能多挣些嘛!”老板身手很麻利,三下五除二就刨好了肉卷。我问多少钱?“不要钱,我家给客户刨肉从不要钱。”“那怎么行!大过年的哪能让您白辛苦!”我俩推托了半天,最后我买了一点货架上的其他小商品,才算让我内心找回了一些宽慰。

走出市场,忽然感觉长春的天这么蓝,太阳这么暖,周遭的人都这么善良。沐浴在暖阳下,我不由自主地感叹:长春不愧是最有人情味的城市!

天生我才

李晚

那年一夜

那年春节我没回老家。我蜗居在小镇上,一条河流穿过小镇老街,河流上有一座老桥,我只想对老桥倾诉一下衷肠。

元宵节快到了,母亲托人从乡下给我带来口信,让我回老家过节。母亲说,糯米汤圆留着,腊肉留着,红薯粉留着,只等你回来了。母亲还说,你没找到女朋友,我也不再催你了。

返乡情更怯,我似乎在躲避着什么。那些年我疯狂地写作,但发表极其有限。

那一年春天来得特别早,小镇后面的桃树已初绽花蕾,远远望去,阳光下的天空像搽上了一层薄薄的胭脂。我一个在天津定居的表舅,两鬓斑白的年纪,乡音未改,也风尘仆仆地回来了。表舅特地来到小镇看我,双眸深沉,语气诚恳,邀请我和他一道回老家过元宵节。

农历正月十五那天早晨,我正要跟表舅回乡下老家,忽然在单位值班室接到了县城何诗人的电话:“能不能马上来一趟?”

那些年,我迷恋着县城,一直觉得县城的灯火,闪烁着我对文学的文学梦。何诗人的这通电话令我左右为难,但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,我的人生或许因此改变。我犹豫再三,最终和表舅道了别,说我先去县城,然后再回家。我当即坐上由小镇开往县城的一趟班车,心急火燎地赶往县城。

县城的马路上,滚滚人流中腾起灰尘。马路边的树上悬挂着喜庆的大红灯笼,还有乡里进城的舞狮队、龙灯队、秧歌队,这其中就有从我家进城表演的踩高跷队,领头人就是我的一个堂叔。

我敲开了何诗人的家门。何诗人见我来了,双目光彩,一把搂住了我:“好兄弟,好兄弟!”

原来,何诗人准备在元宵夜搞一个文友们的集体活动。

元宵夜,何诗人亲自做了大厨。他系上粗布围腰,完全一个大厨派头,庖丁一般麻利地切剁牛、猪、鸡、鱼肉,烹制了满满一桌丰盛的大餐。平时我真小看何诗人了,没想到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厨师。

电视里的元宵晚会开场了,我们七八个文友尽情喝酒,几个诗人还起舞弄倩影,把何诗人家阳台上的一根竹竿当成古剑挥舞。我也喝得晕乎乎了。

文友们喝得兴起,何诗人打开门窗,整个县城都在元宵夜里的漫天焰火里摇晃。晚上10点,何诗人宣布了他的决定:“出发!”

我们一行人,徒步行走在县城已显得空旷寂寥的大街上,只有焰火在空中升腾弥漫,弥漫着刺鼻的味道。那些绽放的焰火,像极了我们新年里缤纷的梦想。

在何诗人带领下,我们沿着江岸行走。离县城越来越远,有人打开了手电筒,我们跌跌撞撞地走着,有人踩到了沙滩上的鹅卵石,一个趔趄扑倒在地……

我问何诗人:“一直走到哪儿?”何诗人呵呵大笑起来。夜风浩荡,一群人,俨然一群出征的英雄。

一路走,一路唱。我用破嗓子吼:“我曾经豪情万丈,归来却空空的行囊……”张二毛用公鸭嗓狂叫:“哦,一场游戏一场梦……”把那些年几乎所有的流行歌曲都唱完了,我们已经很疲惫。

一直走到早上6点,我们才往回走。好不容易上了公路,我们坐上返回县城的第一班客车。

回到小镇,我收到了北方邮寄来的一本文学杂志,那期杂志上刊登了我



的一篇3000多字的散文。看到文章的那一刻,我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。那家杂志编辑部,在祖国北端的加格达奇,风雪漫漫的小城,在我梦里,有梅花鹿踏过的足印。后来的一个春天,我去拜访过那家杂志的纯白小屋,与我梦境里见过的差不多,实在是神奇。姗姗而来的春风,唤醒了我尘封的记忆。

私人聊天

闪了一下。母亲太虚弱了,风吹得她单薄的身子有些摇摆。地上,就在母亲刚才站的地方,留下了一滴圆圆的泪痕。我愣住了,不知所措。

母亲流泪了,因为我的愚顽;母亲流泪了,泪水寄托着她对我多少的期望与失望……

从此,我彻底变了,我发誓不再让母亲为我流泪。

初三时,我进入了班级前10名。母亲节那天,我在花店为母亲精心挑选了一束暖黄色的康乃馨,中间夹了一张小小的卡片,上面郑重地写着:“妈妈,我爱您。现在我想告诉您,您的眼泪没有白流,您对我的期望,不会被辜负。”

晚上,当我将这束花捧到她面前时,母亲激动的泪花再次夺眶而出。只是这一次,我和母亲之间不再有的寒冷和风的怒号,有的只是春的暖意与花的馨香……

午夜箫声